

少儿探案解谜系列

[瑞士] 沃尔夫冈·埃克 著
胡 欣 译

窗外的脸

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少儿探案解谜系列



90216794

窗外的脸

Das Gesicht an der Scheibe

[瑞士] 沃尔夫冈·埃克 著

胡 欣 译

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窗外的脸/(瑞士)埃克著;胡欣译. —北京:世界知识出版社,1999

(少儿探案解谜系列)

ISBN 7-5012-1306-2

I. 窗… II. ①埃…②胡… III. 儿童文学-故事-作品集-瑞士-现代 IV. I522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3486 号

图字:01—1999—1251

责任编辑

周宇君

封面设计

郭宝珍 林 韬

插 图

林 韬

责任出版

林 琦

责任校对

杨 光

书 名

窗外的脸

Chuangwai de Lian

出版发行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址邮编

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甲 31 号(100005)

排版印刷

北京文籍激光照排厂 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 印刷

经 销

新华书店

开本印张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:4.25

版次印次

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

1 - 8000

定 价

7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



- ☆☆ 1 窗外的脸/1
- ☆ 2 阿姆斯特丹的小偷/11
- ☆☆ 3 夜里的鬼/19
- ☆ 4 谎言腿短/24
- ☆ 5 被禁止的远游/29
- ☆☆ 6 卢夫特先生寻找替罪羊/36
- ☆☆ 7 拖欠的房租/40
- ☆☆ 8 停车场上的骗子/45
- ☆☆ 9 倒霉鬼/49
- ☆☆ 10 晚间聚会/55
- ☆☆ 11 后果严重的骨折/60
- ☆☆ 12 轮胎故障/65
- ☆☆ 13 罗曼广场抢劫案/72
- ☆☆ 14 信/83
- ☆ 15 夜晚的惊吓/86
- ☆ 16 侯勒先生的独白/90



- ☆☆☆ 17 □述课文/93
☆☆ 18 谁是尔女女/97
☆☆☆ 19 ✓花园小屋里的巨响/115
☆☆ 20 ✓当小鸟歌唱的时候/119

答案/125

案件的难易程度：

☆ 简单

☆☆ 中等难度

☆☆☆ 难



1 窗外的脸

保尔·德姆勒思索着，有点疑惑又带着一丝胆怯，看着自己手中的信。是寄出呢，还是把它撕掉？

弗兰克会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奇怪的老头，因为他到了晚年还会产生幻觉？他又把信的内容看了一遍：

亲爱的弗兰克！

你是我惟一的亲戚，我只能给你写信。或许你可以帮助我。我这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，如果不是因为害怕被人笑话，我早就去找警察了。我非常希望，你至少能认真对待我的话。我已经说过，最近发生了奇怪的事情。

第一次是在四星期以前。



晚上，我正坐在卧室的沙发上听收音机，突然，我发现，外面有一张脸贴到了我的窗户上。一张男人的脸！我被吓得动弹不得。我向你发誓，亲爱的弗兰克，那不是鬼，而是个大活人，他在向我屋里窥视。他还把脸装扮成一张恐怖的鬼脸。

后来我鼓起勇气拿着手电筒去了花园，可他已经不见了。在后来的几天里，这一切又重复了五次。有时他还砰砰地敲窗户。每一次我往那儿看时，那张令人恐惧的脸总是贴在玻璃窗上。

后来发生了非常特别的事。前天，我去买东西时，又看见了那张令人毛骨悚然的脸。那人正在商店里打电话。我甚至听见了他的名字：他自称希尔德。我不敢跟他打招呼……他见到我时，却客气地向我问好。亲爱的弗兰克，这个希尔德要把我怎么样？我不认识他。我也从不认识一个叫希尔德的人。是的，昨晚他又来了。我马上跑上楼。我该怎么办？你能帮助我吗？

你的叔叔 保尔



保尔·德姆勒默默地点点头。就这样吧。然后他鼓足勇气，封上信，向邮箱走去。他惊讶地发觉，自己竟有两次害怕地四下张望。

这之后，保尔·德姆勒开始等待回音。他等了一个星期，又等了第二个星期——如果没有那个星期天的话，他还要再等第三个星期……

一开始一切都很正常。去过教堂之后，他应海恩里希·艾尔茨纳之邀到他家吃午饭。艾尔茨纳是他过去的同事，他每个月定期邀请保尔·德姆勒一次。如他所说，为了让可怜的鳏夫德姆勒每月至少有一次吃上顿像样的饭。

饭后，他们下了四小时象棋。德姆勒在做了一次长距离的散步之后，晚上差几分 20 点回到了他那幢独门独院的小屋。他看了会儿电视上播映的一部电影，他打算看完晚间新闻就上床睡觉。可是，后来又出事了……

22 点 50 分，电视播送天气预报时，保尔不经意地向窗户那儿扫了一眼，呵！那张脸！那张脸又出现了。像以往一样，嘴和鼻子紧紧地贴在窗上。那张嘴扭曲着，露出令人作呕的冷笑。德姆勒像着了魔似地死盯着那张鬼脸。他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可是他的腿却好似有千斤重。蓦地，那张脸又消失了……



老人渐渐地摆脱了僵硬状态，如果他家里有电话，这次他肯定会打电话报警。

他拖着沉重的双腿，搭拉着胳膊走向楼上的卧室。这天夜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：不再等待弗兰克的回音。他要去找他。而且明天就去！

夜里，火车抵达布莱腾茨格。保尔·德姆勒叫了一辆出租车。

当车子在火车站前广场的人流中拐弯抹角地穿行时，保尔·德姆勒试图想清楚，如果他的侄子不在家，他该怎么办。

当他断定，这个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时候，他十分高兴。因为车到弗兰克家门口时，弗兰克家里亮着灯。

他付了车钱后，急急地按响了门铃。

弗兰克·德姆勒，单身，保险代理人，不到三十岁。他睁大眼睛，然后不知所措地叫着：“噢，真不敢相信……我的保尔叔叔出门旅行了……”

保尔·德姆勒拥抱了他的侄子。两人臂挽臂地走进弗兰克的单身住处。

“这真是出乎意外，保尔叔叔。门铃响时，我谁都想到了。想到以前的同学，已分手的女友，法



警或者是检修烟囱的工人——可就是没想到是你！”

保尔·德姆勒坐到一把椅子上，回答说：“如果你给我写了回信，现在就不必为我的事操心了！”

弗兰克一脸疑问：“信？什么信？保尔叔叔？”

这回轮到保尔·德姆勒吃惊了。

“我给你写了一封信！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两个多星期以前！”

“我什么信也没有收到。”

“你肯定吗？”老人疑惑地问。

“百分之百肯定。而且我这四周以来一直在家，每天都是亲自收邮件……别这么愁眉苦脸的。现在你来了，可以亲自对我讲了……你想喝点什么，吃点东西吗？”

保尔·德姆勒点点头：“很想喝杯啤酒，你家里有吗，还是你习惯喝更好的饮料？”

弗兰克一跃而起：“有！我偶尔也喝上一杯。”

当啤酒摆上桌时，弗兰克请求他的叔叔：“说吧，有什么难处？”

老人严肃地看了侄子很长时间，然后问道：“弗兰克，你认为我是一个忽然产生幻觉的老傻瓜吗？”



惊讶、不解、最后是欢喜的表情先后出现在年轻人的脸上。他狡黠地向叔叔眨眨眼：“我还真以为是什么严肃的事呢。”

“我的问题是很严肃的，弗兰克！”保尔·德姆勒有点急促地回答。

“我想，你是想拿我开玩笑。”弗兰克为自己辩解。

“如果是这样，我根本不会跑这么远到这儿来。”

弗兰克·德姆勒试图让步：“那好吧，保尔叔叔。我不认为你是个忽然产生幻觉的老傻瓜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。”

好长时间，老人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，苦苦地想着什么。然后他说：“几个星期以来，我总是看见一张同样的脸。它贴在窗上，有时在厨房，后来在卧室……有时他还在窗上抓几下或者敲几下……”

“什么样的脸？”弗兰克的声音里带着担忧，仔细地看叔叔。

“一张男人的脸，弗兰克……一张男人的脸，装成可怕的鬼脸……几星期以来他一来我就不得安宁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弗兰克？”



被问者俯下身，用鼓励的声音问：“也许您想喝点白兰地，保尔叔叔？”

老人没有回答他，自言自语地嘀咕着：“我就知道，他也认为我疯了！”

弗兰克见老人有些生气，也就正经起来，他安慰老人：“不是，保尔叔叔！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来，接着说吧！”

德姆勒生气地挥着手。

“还有什么好说的。我甚至在商店里遇见过那个家伙。他还友好地摘下帽子对我说‘早上好’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去找警察？”

“他们不相信我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们不相信你呢？”

“我可不愿去冒险，让他们说我大脑不正常。你真的相信，警察会整天守在我家等着那张脸出现吗？”

“我要是你就起诉。警察应该抓住那个希尔德。警察有义务在这种时候给予纳税人这样的回报。我为了挣工资也得工作！”

保尔·德姆勒认真地听着侄子的话。这时他点点头：“说得都挺好。可是如果这个希尔德名声很好，而且有人能证明甚至发誓说他是最可爱、最正





直的人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两人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弗兰克说：“还是去看看医生吧，保尔叔叔。或许你的神经真的有点毛病……因为你一整天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自己跟自己说话……我看你不如把房子租出去或者卖了，搬到楼房公寓里去吧！”

保尔·德姆勒失望地看着侄子，声音里带着忧伤说：“我们去睡吧，弗兰克……”

保尔·德姆勒不肯留下，尽管他的侄子尽了最大努力劝他留下来住几天。

当他第二天中午重新登上火车的时候，他确信，自己惟一的亲戚认为他是一个胡思乱想和有幻觉症的人。

他不知道，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事实不是这样，比这更严重，更卑劣。他不知道，自己的侄子弗兰克·德姆勒就是这件事的幕后操纵者。窗后的脸是他出钱雇人装的。

他出于什么原因这么做？这暂时还是他的秘密。也许是他叔叔的那幢漂亮的小别墅让他动了心，谁知道呢……



弗兰克·德姆勒犯了个什么错误？

是什么证明他在撒谎？

他说的哪一句话表明关于窗后的
那个人他所知道的比他承认的要多？



2

阿姆斯特丹的小偷

阿姆斯特丹市警察局负责处理抢劫案的刑事警长凡·达明向警官德·瑞特点点头，问道：“说吧，画廊出了什么事？”

警官从公文包内取出笔记本，打开后开始汇报：“现场取证说明，很明显，抢劫案发生在午夜至1点之间。此外，我们还找到了一位女士，她在这段时间里看到画廊中有移动的灯光，她就住在画廊正对面！”

凡·达明警长皱着眉头，“她为什么不报警？她首先应该想到这一点。”

德·瑞特点头表示同意：“原则上是这样，警长先生。可是这位女士搬来还不到四个星期，她还以为那是值夜班的人在巡逻呢。反正她是这么说的……是的，这期间我们查出小偷是从屋顶进去的，



通过地下室的窗户离开。他用汽车千斤顶撬开了屋里的各扇房门。他偷走了比费的两幅水彩画和一套贵重的金币。据画廊经理德·科容讲，损失有二十万盾。”

凡·达明气愤地将圆珠笔扔到书桌上，炸雷般地吼道：“我敢用我的汽车赌一颗旧了的金牙，这个案子是我们的‘老朋友’包里斯·鲁特林克所为。屋顶、地下室的窗户、被撬的门，这一切都说明是他干的。媒体知道了吗？”

德·瑞特警官摇头：“画廊经理让我暂时不要让媒体介入此事。也就是说：“除我们之外，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！”

“那好，德·瑞特，请把包里斯·鲁特林克给我找来！还要认真追查其他信息来源。此外，命令审问所有记录在案的同案犯。”

凡·达明若有所思地用手抓着下巴。当他对某件事不满时总是做这个动作。认识凡·达明已近十年的德·瑞特问：“怎么了，警长？您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担心，这起盗窃案是受人委托而为。那样的话，我们既不会从我们的联络员那里，也不会从同案犯那里得到什么请况。”

德·瑞特点头赞同：“我也有这个担心，警长。